

卷三

第一回

富貴功名命所遭
命遭絕不爽分毫
王侯縱貴時能遇

飲啄微數莫逃
石季不謀偏獲利
劉蕢苦讀也徒勞

試思命憑何計
惟有施仁積善高

前朝鴻漸村地方有一鄉民姓廉名野表號小

潘氏生一子取名潔兒夫妻三口是磨豆腐為生又兼賣酒

廉人朴寔雖是窮漢專喜行善見人飢餓便肯留他來家

肯將旧衣與他穿着故此人人皆稱他為廉善人我

做小生意之人只好日趨日活如何得能有餘行此善



天花藏主人編次

麟兒報十六回 清刊本
清 天花藏主人 撰
卷三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煙粉
雙紅堂 小說 70
D8653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3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70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麟兒報十六回 清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書名
撰者
卷
內容分類
索書號
編號

彩色首頁

0 1 2 3 4 5 6 7 8 9 5

雙紅堂

雙紅堂
藏書

雙紅堂
小說
70(3)

麟兒報卷之三

第九回

小鮮元察出舊仙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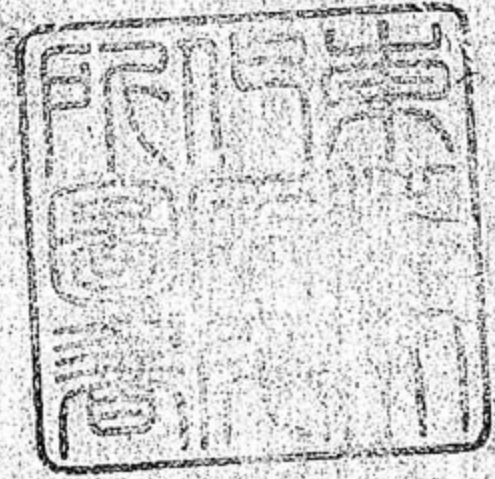
俏媒婆充做新人嫁

詞曰。仙意深微。每於中藏啞謎。不道天才。細參其味。
○柯斧多欺。蓋恃他伶俐。花迴避柳。甘代替。總是漁人

利

右調霜天曉角

却說褚媒婆同逢寅押着禮物回去。一路只是跌脚抱怨。正走着。忽見甯無知在樹林中鑽出來。褚媒婆看見便扯住道。你好人呀。兩人做事。怎叫我一人當災。你到安。逸。躲在這裡。我如今咬下你一塊肉來。你不看。我的嘴臉。都打腫了。甯無知陪着笑臉道。還是我見機躲得快。不然誤走進去。



科 2007-23



還要弄得不好看哩。只怕此時已同你送到官。腿却夾爛了。還虧得你是個女人。從來男不與女敵。故此完了全放了。你褚媒婆道。放是放了。只忒難為情。逢寅道。不要閑話。快些去做正經事。我好回復。幸尚書甯無知笑道。先生有所不知。今日貝家驚天動地。行了這禮物過來。你二人就要這樣平穩去退。不要說貝公子是個勢力人家。就是小戶人家也要講三句話兒。方纔你打腫了嘴。還是他老人家沒力氣的。空心拳頭。若貝公子使起獸性。把你孤拐打做兩截。就要做攤燕人兒。在十字街頭學李鉄拐仙了。褚媒婆聽了。只急得亂哭。逢寅道。依兄主意。還是如何。甯無知知道依我主意。且叫這些人將禮物歇下。商量出一個妙法來。去回他。如深得

大家沒事。褚媒婆被他說得疑了惑了。一發胆怯起來。今聽了這話。即時上前。叫擡禮人歇下。甯無知見禮物歇下。方對逢寅說道。先生這件事做得不巧了。若直去退還禮物。便定然要激出事來。為今之計。我們只好用緩兵之法去緩他。且緩到後來。再取巧兒。說明了情。送的還他。方纔有幾分把柄。先生你道如何。逢寅本不願去。今見他說出許多算計。便乘機推托道。甯兄既有此妙計。可行可止。可遲可速。悉在甯兄學生事外之人。何必要去。以壞事。今就此告別。甯無知見他要去。復留住道。適纔此來。原說是三人同去。今先生不去。未免要泄吾謀。逢寅笑道。兄豈不知閉口深藏舌。安身處。牢。學生說你做甚。甯無知曉得逢寅是個有欲之人。忙

向盒中取出兩封銀子。送與他道。先生不泄。可收此物。使我放心行事。逢寅只得應承。袖之而去。回復幸尚書不題。寧無知見。逢寅去了。方對衆人道。公子這頭親事。原是瞞着幸老爺做的。不期今日恰回家。一時夫人不曾說明。故此老爺這樣發怒。但從來夫不嫌妻言。這些禮物。少不得日後還要這去。這親事。原是夫人做主。我是夫人的兄弟。等我慢去勸老爺。無有不妥之理。若是不妥。再回公子不遲。今日且借坐列位。將禮物送到我家。你們辛苦了一日。且喫杯喜酒去。這些衆人。擡來擡去。已是口枯舌燥。巴不得歇下。担兒喫酒。便滿口應承。擡到寧家。喫了酒飯。各自散了。寧無知與褚媒婆將禮物收好。然後來見貝公子。細細說知尚書回家事情。

不巧一時不便。明受家。咀叫將公子禮物。權放在我家。待說明了。慢取去。故回。魚不便送來。明日等小姐過門。補送來罷。只是還有一事。小弟臨出門時。家姐又使侍女出來。說道。倘勸老爺不轉。只得要用權宜之法。將小姐移至小弟家中。以母舅出嫁甥女。悄悄送與公子成親。成親之後。就不怕老爺了。貝公子大喜。設席款待。寧無知因記掛禮物在家中。只畧領情。與褚媒婆弄個眼色。褚媒婆會意。便一齊告辭。竟同寧無知回到家中。同宿。日夜商量。用計不題。却說廉清被報人拾去。先逼他寫了賞票。然後請他去飲鹿鳴宴。主考房師見廉清果藝。是十四五歲頭。髮尚未長。齊俱各歡喜。及至宴罷。廉清簪花掛綵。鼓樂旗伏送。廉鮮元回寓。廉清在馬上。酣醉態越顯得十分好看。若先不喝采。到了寓中。幸公子接着。不勝快活。廉清見逢寅去了。遂不提。起隨即先

去拜謝宗師感他薦拔之恩又去見座師会同年在省忙了月餘方纔收拾起身同幸公子一路回家那幸尚書与夫人自從不見了小姐因着家人分頭在遠近左右打听却又不肯明言誰知打听月餘並無踪影尚書抱怨一回又歎息一回夫人不敢言語只是垂淚暗哭又怕廉清早晚回來日就憂時怀鬼胎无可奈何日叫人收拾了東庄上一所所房請廉小村夫婦居住又悄悄送禮送衣服此時廉小村家早已有人報过夫妻两口甚是劝喜今見幸大人着人這般殷勤便过意不去因再三辞道我家廉清若先你老爺夫人恩育教誨怎有今日之榮我老夫婦幾箇茅屋足可蔽風雨幾件粗布衣足可遮寒些小生意足可餬口我有長子足可以娛我老年廉清多已是老爺家的人了煩你去与我多拜謝老爺夫人万不可以我老夫婦索心幸家人之將

此言來回復尚書与夫人幸尚書听了甚是稱贊幸夫人只見过意不去忽一日家人來報廉相公与公子不久將到了夫人不勝着驚分付家人僕婦不可走露小姐的消息不一時廉清到家拜見了丈人丈母此時夫人欢喜相待十分親厚廉清並不介意又与逢寅相見俱各欢然次日廉清稟过丈人丈母到鴻漸村來拜見父母夫人就叫二十個僕從跟随正是
 昔日何疎今日親
 只因頭角一番新
 人情若是先更愛
 何以知他是小人

不一時廉清到家拜了祖先便拜見父母哥子一家歡樂非常遠近村民无不稱羨廉小村又叫廉清到那何年日頂禮的牌位送去禮拜廉清見是一個白紙牌位上无姓名不便就拜因問道只是何人牌位廉小村道他是我家的大恩人你今日的功名皆賴此人遂將当初許

多事情說出只因他臨去我問他名姓他不肯說出只寫一張字念與我聽我又聽的不明白解說不出他叫我留下這張字道等你兒子後來中了解元你與他看他自然曉得你今恰中牽一如他言說罷遂在牌位下取出一張字遞與廉清廉清接來細細看完大喜道原來是葛仙翁臨凡父親遇了神仙了小村听了問道他怎知他是葛仙翁廉清道他寫的明白他說是草裡安身便渴殺了也點水不點唇渴字去了三點水是箇曷字加上草頭合來是箇葛字他又說止不過山人山字添個人旁是箇仙字他說爵在侯伯之上侯伯之上是公他說飛不去將兩翅壓在下若相並之魚鱗是箇羽字加上公字是箇翁字摠合起來是葛仙翁三字豈不是葛仙翁臨凡廉小村听了大喜道我初也疑不是凡人原來是葛仙翁來指點我說罷就拜潘氏與廉潔亦忙下

拜廉清亦拜了四拜一家歡喜無限次日又領他到墳上拜過便打發廉清到幸尚書家來府縣官見廉清少年登解後來前程遠大便竭力趨奉送旗杆送扁額十分如厚附近鄉紳紛紛來賀廉清忙亂不了夫人因悄悄與幸尚書說道女兒一時未有下落今廉清在家使我甚是耽憂又不便着人尋訪你須速速打發他進京會試等他離了此地我們好去尋訪若再耽遲恐他曉得些風聲就不妙了幸尚道這話有理遂催廉清早到京去靜養以俟春圍又多付盤纏打發家人服事廉清思欲見小姐一面謝他一番無由得見不期丈人備酒餞行立刻催他進京便無奈何只得帶領家人起身而去再說毛羽自留了幸公子在船中見他年紀幼小秀色侵人甚是愛他又引他到後艙拜見叔母故親熱帶他進京不一日到了京中毛羽便入衙門行事因他要做

好官故秉公矢直甚是夙憲一日對夫人道我看這幸公子一表非俗前日不期而遇似有天緣若將小燕孩兒配他也是妙事你道如何白氏道我也是這樣想若使他二人配合真是一对玉人二人主意定了每欲與幸公子說明未得其便按下漫題且說昭華小姐與秋萼改了男粧隨毛羽到京中住下毛羽因收拾衙中書房與他看書他坐臥帶看秋萼服事到也安然但想起家中父母忽然不見了我二人不知如今怎樣愁苦又不知廉郎作何事情未免淒淒測測秋萼因暗勸道小姐不必如此今日雖然離鄉背井却完名全節在此若守在家中夫人逼爾改嫁你的性子又烈死活存亡俱不可知小姐听了點頭道這話也是但我想如今遠隔多時大約貝家之事不見了我自然瓦解料想可以回去若只管在此一時被人識破行藏就不妙了即來求毛羽着

人送回怎奈毛羽別有意見只是含含糊糊也不說送也不說不送只管因循不題却說甯無知收了公子禮物十分動火便終與褚媒婆鬼混竭力奏承恃褚媒婆快活便言計從甯無知的初意還打帳要與姐商量將外甥女接來家取巧兒嫁與貝公子去落得自受他的財禮故在貝家只朦朧許下並未回絕到後來打听得小姐與秋萼見夫人許了貝家連夜逃出不知去向他便急得沒法因與褚媒婆計算道小姐不見了却將何人去嫁貝公子急了二日又打听廉清回家十分榮耀今進京會試去了欲要悄悄來見姐不期姐改過心腸恨他攔掇害了女兒不許他上門故不敢來見又再過些時貝公了早擇了成親日期着人來催甯無知與褚媒婆一時急得走頭無路褚媒婆便埋怨道不如當初替我去說明也完了一件事你又不肯去哄他悄悄

接小姐來家以母舅嫁外甥女去。如今小姐不見了。他又來娶人。你將甚麼人還他。埋怨了一番。終是沒法。甯無知想來想去。忽然想了一個主意。便笑說道。人是到有一個還他。但恐怕你不肯。褚媒婆道。既有。了人是絕妙的事了。為何我不肯快。說來。甯無知知道我想為今之計。若正正經。到貝家去說。斷然不妥。惟有個兵行詭道去哄騙他。方妙。褚媒婆道。你打帳怎麼去騙他。甯無知道我看貝公子那裡是貪我外甥女才貌。不過好淫而已。大凡好淫之人。有一忘二。只要有人與他同床就好了。如今只借重你去如此如此。到臨期識破。與他說明。就好大家混賴。況且你與他是久相知。自然一時變不計臉來。就變了臉。你說明還他原禮。夫大事情在你面上也。忍住了。褚媒婆听了。不願欲行。當不得甯無知百般攛哄。只得許諾。到了吉日。已與貝公子說明。是幸小

姐在甯家私自出嫁。不可張揚。凡事只宜減省。貝公子等到定更時分。方着十數人到甯家來娶。甯無知做了主親。款待來人。褚媒婆也在堂前忙亂一番。便裝到房中。打扮起來。不一時將錦袱遮了頭面。甯無知挽扶出來入轎。人抬起甯無知對衆人道。褚媽方纔入內。一時腹痛。不便行走。煩列位照顧新人。轎子他痛定了。就於這些娶親人。只要有小姐。不啻有媒婆。沒媒婆。便答應一聲。拍着就走。此時貝公子穿着吉服。所中灯火輝煌。忽見新人。抬到。滿心歡喜。忙叫侍女扶出轎來。同拜了天地。齊入洞房。同飲合歡杯。貝公子正打帳到新人。身迷替他除去錦袱。不期新人就往床上去坐。只將帳幔抵死。也不放貝公子見新人。怕羞。便不好就來動手動脚。只得自己喫了凡杯喜酒。便叫人撤去。又遣出了衆僕婦。將門閤好。脫去衣巾。將灯吹息。到床上尋新人。不期

新人早已脫得精光先睡在被中。貝公子摸著大喜，連忙鑽入被中。那新人全無畏縮，竟似引領待客到了。一般貝公子一時上身勇往而進，不覺大驚失声道：「呀！呀！褚媒婆見事不諧，恐他走脫，忙用兩手將貝公子一把抱住，亂擲亂動。貝公子見小姐不是原貨，正然喫驚，要下身來，不期撲住不放，反覺有趣。只得由他動蕩，忽聽見他說：「快些爬生下種養娃。」又喫驚問道：「小姐声音像熟到似我那人？」褚媒婆道：「不是我是那個貝公子？」听了一發古怪，又要下來，怎奈被新人攔緊不放。貝公子著急，只得大叫道：「鬚們快來救命！」褚媒婆見他著急，只得說道：「公子你不要害怕，我不是別人，就是你積年相與的舊人。難道你就辦不出來，還開你時常说再不忘我，只今夜就試出你本心了。早是不曾有新人，若娶了新人，不知將我舊人丟撇得怎樣了。」貝公子見說，知是

褚媒婆方纔心定，忙問道：「你為何假粧小姐來騙我？」褚媒婆道：「你不想幸小姐是有夫婦女，你怎麼娶得他？」貝公子發怒道：「既是有夫婦女，為何叫我行聘受我財禮？明日了不得了。」褚媒婆道：「當初原是你許你的，不料你行礼過去恰，幸尚書來家又報他丈夫中了我，為了你被幸尚書打罵一頓，我亦不敢來告訴你，只望後來还可挽回。」不期幸尚書執意不從，你的禮物原封不動，俱在甯家。明日取來，送你貝公子。又問道：「他丈夫是那個褚媒婆？」道就是新科廉解元他的妻子。那個敢去娶他？我勸你把這念頭息了，若要尋幸小姐的才貌，也還高似他的。待我尋一個好的，送你。我今夜怕你情急，只得來應你的急。難道我還不好？貝公子道：「既有這緣故，何不明對我說？」褚媒婆道：「若在日間，一世也与你說不清，就是方纔你還要做作要走，不是我手快捉住，不知你走那裡。」

去了。二人說明重整風流歡然而睡。未知寧無知打發褚媒婆去後。做出何事。再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喜聯才美借詩擇偶 怕露行藏設計辭婚

詞曰：春如水。眼前有個人。兒美人兒美。引衆牽酬。結成連理。

說來只道深喜。誰知听了驚無已。驚無已。自愧佳人却非君子。

右調憶秦娥

却說寧無知打發褚媒婆上轎出門。進來看這些財物。因想道：我在此只靠得姐夫姐；在外作威使勢。如今又弄得不好見面。明日貝公子自然要來。與我費嘴取回聘禮。連前日送我的厚禮。亦必討去。如今我何不拿他聘禮。走到京中。謀個小小前程。回來好見姐。也不怕貝公子了。算計已定。便將這些銀子包好。拴在腰間。其餘禮物。尽皆遺下。

連夜出門逃走。到了天光。貝公子與褚媒婆起來。二人你看我。

看你笑個不止。及喫過早飯。褚媒婆就邀貝公子帶領家人到寧無知家來。取回禮物。不期走到寧家門前。門尚未開。褚媒婆上前去敲。

許久。方有一個十歲的了頭來開門。褚媒婆等門一開。便走入去。竟不見人。急往房中。房中又不見人。因走到床上一看。不但不見人。連被褥也無便喫了一驚。忙問這小了頭道：你相公那裡去了。小了頭道：我家

相公昨夜忙亂了半夜。我自自在灶前睡。竟方纔起來。不曉得相公那裡去了。褚媒婆把四圍一看。知喜的禮物俱在。連忙請公子進去。查收及

查完。再尋聘金。全然沒有。便尋箱覓篋。掀天揭地。那裡見個聘金。褚媒婆

婆着急道：不好了。一定是這沒良心的見財起意。拐去逃走了。寧無知

天殺的。害的我好苦呀。便啼哭。要尋死起來。貝公子先前氣惱。今

見哭得可憐。又要尋死。只得轉勸他道：「這事俱不与你相干，都是甯無知的拐騙奸計。今早纔走，身帶千金，料想逃去不遠。我今去稟縣官，着廣捕追來，少不得与我追出來。褚媒婆所見貝公子如此說，方纔佳哭叫人領了禮物一齊回來。貝公子越想越恨，欲要明告甯無知，做成圈套，用美人計哄他，拐去千金。又恐怕這事因碍着尚書，与廉解元反為他出力，做得不爽利，只着人到縣中稟說，甯無知騙貝衙千金逃去。縣官即出廣捕文書，差人緝拿。又過不多時，貝公子的父親任滿回家，立刻尋了一頭親事，与他成親。貝公子只得將此事隱瞞，絕跡不題。却說毛羽一日政事清閑，因对白氏道：「前日所說幸公子与小燕親事，若驟然說起，只恐幸公子未必肯從。我欲使二人或詩或賦，各做一首，一可知幸公子的才學，二可顯我小燕能詩。幸公子若為小燕詩，才折服。然後

与他言及姻事，他必樂從。你道如何？」白氏道：「這淪有理。」毛羽遂分付家人，置酒在園中亭上，又使人到書房來請幸公子。此時幸小姐正在書房中，与秋萼言及不能回去，彼此凄楚。忽見毛羽着人來請喫酒。幸小姐意不欲去。秋萼道：「他見請小姐，只索大胆去走。」尚在便處求他早些送回也好。幸小姐听了，歡喜過了一会。毛羽又着人來請幸小姐，只得同走園中，只見毛羽夫婦已在園中。幸小姐上前相見，畢毛羽道：「賢姪在此，我因政務經心，並無寧刻。今日喜得清閑，愚夫婦備得一杯水酒，与賢姪作家庭竟日之歡。」幸小姐听了，打一拱道：「小姪受老年叔母之恩，感恩無已。但近日念及椿萱，久遠定省，每心感而未安。適蒙見招，又不得不去。戚也。」毛羽道：「這不消愁慮。須後來春定，當使人送歸。幸小姐听了，不勝感謝，遂同入席。毛羽同白氏並坐了一席。幸小姐坐了

傍席大家同飲了半晌。毛羽道：賢姪在書館中，必然沉酣經史，但用工不可太過，太過必為書所困，所以古人孝詩以破其困，不但文人宜，孝即婦人女子亦皆可。我每於困暇，必以詩訓小女，喜得小女有些宿慧，近來詩亦可。現賢姪雄才應是翰苑之流，何不構書措詞，或詞或詩，見惠而使我暢飲也。此時幸小姐坐久，正要告辭，不期毛羽要他起詩來，心中好生不悅，忽所見稱說他女兒能詩，不覺詩興勃發，一時忘情，便欣然道：小姪，雖不知詩，蒙老年叔善誘，又聞掌珠能詩，小姪豈不敢與香奩爭勝負，亦當獻醜，以資一笑。毛羽大喜，遂使人送過筆硯，一福錦箋，幸小姐牽筆在手，欲向毛羽請韻，因暗想道：不知他女兒詩才如何，想是他溺愛過為誇張，我何不在詩中少寓褒貶，看他可曉得。遂展筆寫了一首七言絕句，送與毛羽。毛羽看詩，柄是寓意，上寫道：

疑桃疑杏難猜

想是上天摘降來

一片深情無處問

不知花色向誰開

毛羽看完，不勝歡喜道：此詩吐詞香艷，大有深意，遂喚侍女來說道：可將幸公子的詩送與小姐觀看，就要小姐和一首來。我好賞鑒侍女接詩入內，見小姐送上幸公子的詩道：老爺要小姐和他一首，老爺要看小燕看完，不勝稱贊，却又點頭微笑，遂取筆在詩後題和了一首。侍女肯出，送在毛羽面前。毛羽看完，甚喜，遂付與幸公子。幸小姐接着，只充寫的，是：

欺桃欺杏不須猜

独具根源挺秀來

笑倩東君休莫問

有時並蒂得同開

幸小姐看完，不勝驚喜道：原來老年叔有此閨秀，小姪偶爾狂言，不意

今愛小姐測破使小姪抱愧多矣毛羽見他稱贊不勝歡喜因說道我
向來不欲使賢姪即歸者實有私念也我愚夫婦年過半百只生得小
女一人因慕燕入怀就取名小燕今纔十六賦性靈慧久欲擇一佳婿
完我夫婦之願不意才人難遇故守字閨中今觀賢姪翩翩才如班馬
欲使你二人結百年之好乞賢姪萬勿推辭幸小姐正想着詩中意味
驚喜忽聽見毛羽要將女兒招他不查喫了一驚只得說道小姐
當日盡母命走出原為避親今避親結親是益彰不孝之罪此事斷然
不可毛羽道前日賢姪避出只為其人不該好合故避而出也今你二
人詩相服年相似貌又相若非好合而何賢姪若慮尊公尊堂有言俟
成親之後我遣人致書於尊公尊公亦必樂願也幸小姐又再三告辭
毛羽笑道才人難得我意決矣不必告辭白氏又在傍相勸幸小姐沒

奈何只得說道這且漫作商量毛羽夫婦見幸公子說出漫作商量知
有肯意不勝歡喜又勸飲多時方纔席散幸小姐退歸書房心內暗
好笑秋蕙問道小姐今日喫酒回來為何這般歡喜莫非毛老爺許送
小姐回去麼小姐道非也是飲酒中間叫我做一首詩不期他女兒也
和了一首他夫妻看見我二人和唱得有趣甚是歡喜遂要將他女兒
嫁我你道可是好笑麼秋蕙大驚道這件事是個愁帽兒小姐就該硬
回他為何還要笑小姐道你這痴子我怎麼不回但他夫妻一團高興
又在我面上用了多少恩情怎好就放下臉來拂他之意只得回他且
漫作商量秋蕙道小姐回得不好慢作商量就是肯了他們認真做起事來到了臨時怎能
保得不露出來小姐道我細想起來並無別策惟有同你悄悄回夫方保得
無事秋蕙道小姐怎看的回去這樣容易當初我們出門原說是在家

路近故大胆而行後來錯走了幸喜遇着他們故將計就計暫居於此
小姐只合裝聾做啞求他送回為何又与他女兒比較詩才你貪我愛
使他父母想到招贅之事幸小姐道我与他皆是女子我為何貪他愛
他秋蕙笑道小姐聰明一世怎麼一時悻悻小姐自知是個女子自不
貪他見小姐這樣才貌認真是潘安子建怎麼不貪你愛你他既貪
你愛你一旦逼迫成親却如何區處小姐道去不可住又不可叫我也
無法奈何若他過到臨期說明我是女子他自然罷了秋蕙道若到事
急說明女子則執事雖然寢了但又有一慮不可不知小姐道又有何
慮秋蕙道小姐与我了然一身得以安然无恙者人只道是男子也若
由此而打破機關使人知是女子毛老爺自然罷了倘輩輩之下又有
真事如員公子者一但來求則我二人奔目先親豈不危乎幸小姐所

了大驚一時急得沒法想了半晌方纔說道想來想去別無良策還只
同你悄悄回去的好秋蕙道回去也好但只有不妙小姐道妙道妙
有甚不妙秋蕙道若要說明公然回去毛老爺既思量招贅自然不放
若要私走我打听得京師地方拐騙成群奸人出沒小姐与我虽是這
般改裝然行伴生未必不如男子或治容海淫一時露泄於人那
時孤身二女進退兩難就不妙了小姐听到只外惟有暗泣又想了半
晌忽大笑道我今有一個妙法在此亦可作千秋佳話秋蕙道小姐有
甚妙法小姐道我如今進退無路莫若應承做親方得全美秋蕙听了
大驚又大笑道小姐怎与和他做起親來小姐也笑道成親是假愚归
是真我如今只須如此這般豈不如期有日矣秋蕙听了不勝欢喜二
人又算計了一番方纔就寢不匙却說廉清被幸尚書催逼進京會試

只得拜辭起身帶家人到了京師因場期向早便在玉作寓畢竟後來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幸小姐温存弄機關 廉解元因罵遭哄騙

詞曰：双粉黛兩蛾眉各自裝成，知是誰帳內，此夙有分，夢中雲雨，實無為。○遭斥妬，逞才娇，声氣從來兩不調，只道無媒，遭葬送，誰

知有路接扶搖 右調双声子

話說廉清在玉泉山作寓，每日帶了家人去流覽燕京山水，先前還無人曉得，到後來人見他，翻少年氣概，凌雲又訪問，知是湖廣新科解元廉清，一時傳聞，就有許多好名名士，皆來與他結交，廉清一一款接，到了縱酒論文，嬉笑不休，人皆悅服，声氣中真正文人，往來不少，就驚動了一班附名之人，也朝夕往來，內中有一個秀才，姓賤名萬選，

家中富貴無比，不去受享，他自有之福，偏要莊文人名士中討苦，與他

喫了苦，却欣欣然，只道是甜，這些文人名士，因他肯趨承，撒漫便假，賤贊揚他几句，讓他在文人體面，這賤萬選外面，裝體面，却自知胸中無物，又暗求，人代做許多诗词文字，刊刻送人，以博美名，今聽見見廉清年少多才，又是解元，便私心竊慕，就來拜望廉清，也就答拜，答拜過，賤萬選下帖，清酒，邀了三四個齊人，相陪，廉清不知深淺，因而赴飲，酒中間，見衆齊人，皆稱賤萬選為名士，又見萬選高談闊論，全無忌憚，竟以名士自居，及听其所談，又皆盜襲腐儒之皮毛，並無一字可入於耳，心甚落之，欲要舍之而去，又恐当面失人，固留心要試他，一試飲到半酣，賤清因問賤萬選道：小弟遠人不識京師古跡，出處，竊有二事，要請教，賤兄不知可否，賤萬選見廉清請教於已，快不可言，因答道：

兄問何事。廉清道：久聞的這話，有一地名種玉田，不知其玉種於何人。如今此田還能種玉么？候兄上居於此，必知其詳。幸不吝見教。候萬選所了，那裡知此影響，又不好竟回，只得佯笑道：天下古跡，俱有負虛名而無實據者。廉兄不可泥虛名而認為實事。凡田皆土也，只可播種五谷，又非崑崗烏能種玉。田名種玉者，不過因其肥腴而加之美名耳。若田果能種玉，則又能種金種良矣。廉清听了大笑道：候兄快論，可破古人之荒唐。却喜古人無知死矣。名使古人有知，則又未免笑候兄之荒唐矣。還有一說：天下事各尽虛而無實，則候兄萬選之青，候將無未經一選乎？說罷，哈哈大笑，將手一拱道：承教，竟起身出門而去。候萬選妄對了幾句，正以為遮飾得妙，不期反被廉清這一掃，只掃的面皮紅漲，沒個地縫，可鑽氣得痴呆了。坐在椅上，竟像死人一般，不能出聲。三四

個奔人看不過，只得代他不平道：這廉朋友忒也放四。這種玉田，虽是候兄不曾詳考，一時對差了，未為大過。怎么就裝出這般腔調來？殊可笑也。又有一個道：他虫中了解元，不過也是同袍。未為大貴。候兄亦覺宮俊士相去不過一箇，如何竟放肆若此？若再中了進士，豈不連同袍也要欺侮了？不独可笑，又殊可惱。又有一個說道：諸兄莫要怪他，他是年少登科，不知世事故。此狂為此取禍之階也。候萬選聽見眾人皆說，廉清許多不是，方轉過氣來說道罷了罷了。我候萬選從來為人所辱，怎今日好意請這小畜生，反受他一肚皮惡氣？就明与他做一個對頭，我也不怕他。内中有一個奔人道：候兄若与他做了對頭，這對頭不消明做，只消暗做，就教他受用了。候萬選道：怎生暗做？那奔人道：如今可算計他不中進士，便是第一着。候萬選道：他的進士中與不中，自在

主司我如何算計他那奔人道只笑計他不入場便無場外的進士了
賤萬選道他數千里路途到此如何肯不入場那奔人就附賤萬選耳
朶說道只消如此如此便自不能進場矣賤萬選听了連稱妙遂囑
托三四個奔人復暢飲而散那三個奔人受了賤萬選之托欲要借酒
中喘廉清不入場便取了賤萬選的使用遂大家輪請廉清欲要混做
相知便好下手一日大家喫了半酣之際問廉清道前日兄所問的種
玉田小弟們俱各不知望乞見教廉清道這也不是甚么隱秘之事凡
廣輿之書皆載於上這種玉田地方有一人叫做雍伯常作義漿以施
捨道路之飢渴者力行三年全不怠惰忽一日逢了一個異人親授二
石子與雍伯道種此可成美玉美玉種成當得美奴雍伯信之因種在
田中此時雍伯尚未聚聞知徐氏有女甚美欲求為奴徐氏知雍伯素
貧困難他道若要成婚除非有白璧一双方纔許婚雍伯想起異人受
石種玉之言遂走到田中種玉之處輕輕掘起果得白璧一双遂聘徐
氏此千古結婚之美名賤萬選強不知以為知豈不可笑衆奔人道原
來如此小弟實也不知遂細報知賤萬選萬選一發懷恨不題却說
幸小姐為毛羽招婿之事和秋萼細商量便安心應允故毛羽再說
及親事幸小姐便不推辭毛羽甚喜次年幸小姐年已十六小燕年已
十七可以成親毛羽遂擇了二月十五黃道吉日打点做親到了這日
華堂結綵鼓樂喧天將到傍晚內面送出華巾洞服秋萼與小姐打扮
起來不多時儂相樂人來迎請新郎到所毛羽同夫人齊立所中受拜
畢只見衆侍女擁着小燕小姐出來先與幸公子同拜天地次拜岳
父岳母然後夫婦交拜完侍女扶小姐與幸公子同入洞房共飲合

歡筵席二人坐定侍女將小姐蓋頭除去兩人覷面一看你愛我是王人我看你是仙女但是初見面毛小姐不好開口原是幸小姐先開口道小姐好佳作耶前日小弟初到於此但聞小姐的芳名未覷小姐的嬌面因岳父苦索影詩一時不知深淺故妄以桃杏相猜今日親覷玉容方知牡丹尚當遜席何有於桃杏怪不得小姐一筆將桃杏抹過而不許向弟知罪矣但蒙小姐所許並蒂同開不知此時可笑得並蒂可弄的同開乞小姐教之毛小姐听了低低答道賤妾蒲柳之姿蒙君子疑桃猜杏妾愧推譽過情故倩東君莫問非輕薄桃杏而戒東君莫問也至於並蒂不並蒂同開不同開當向君子賤妾不知也幸小姐笑道此二事若要問弟今已得親近小姐可謂並蒂矣至於同開幸小姐說到此便縮住口笑而不言毛小姐見了不勝驚訝即若不言自是不願

同開了幸小姐道既已並蒂焉有不願同開之理但恐春風有待耳毛小姐道不知是花待春風還是春風待花二人俱說得笑將起來衆侍女見了知二人漸有入港之意便湊趣撤去酒席請二人到床上去坐然後掩上房门一齊退去幸小姐見侍女去了便放下床前帷幔親與毛小姐鬆帶脫衣毛小姐見幸小姐百般軟款千種溫存便也不作嬌羞之態就趁他解衣之勢連着小衣鑽入鴛衾之內還疑新郎用強來褪不期新郎也穿着小衣鑽入被內不知何意只得側轉身子朝着裡睡幸小姐見了忙用左手伸入毛小姐肩窩之下將他頸項扳回貼着胸肉却用右手在他肌膚之上細細按摩直按摩得毛小姐渾身蕪蕪麻聲也不敢做心下想他必侵犯過來不期幸小姐此時因喫了兩杯德摩了一回竟鼾鼾的睡了毛小姐見新郎睡去因暗想道吾聞夫

妻合鬻未免為雲為雨。新郎為何竟爾貪眠。若說他少年不鮮，却又憐香惜玉，煞有深情。若說他司空見慣，為何又這等謙。君子若說他險嫩怕羞，我看他方纔解帶寬衣，却又不似怕羞模樣。一時千思萬想，再睡不着，要轉。身却又身子被新郎緊，勾住兩隻膀，又被新郎緊，壓住。上身是肉貼肉，下身只隔着兩件小衣，念頭裏動一動，微的香汗如珠，却又不好推他，只得耐着性兒。等他醒來，耐了半晌，便耐不定，畧把身了一側，不期早已驚醒了新郎。幸小姐醒來，見壓了毛小姐，尚未睡着，因笑道：「小第一時為酒所困，不查夢入陽臺，得罪小姐。小姐得無笑襄王辜負雲雨乎？」毛小姐也笑道：「襄王已入陽臺，未免作雲雨之夢。却又夢入陽臺，由此看來，則陽臺止供人作夢了。」幸小姐听了，一笑，就捧定毛小姐的香腮，低低說道：「襄王不是無夢，蓋有一段旣情，不

告人故。先前說個春風有待，望小姐憐而成全之。毛小姐道：「君以

有旣情，又要妾成全，何不明。告妾共作商量。」小姐道：「不瞞小姐說

我之避居於此者，原因家母以不悅意之婿相強，故行權以辭之。若論行權避地，不遵母命，已非孝子。然而婚姻大事，不願妄配匪人，猶可量也。若像今日自擇好逑，竟不告而娶，是為子只知有婚姻，不知有父母矣。罪不重於丘山乎？昨蒙岳父美意，若論父母之命，本不當從而弟甘犯不孝之罪，以從者，恐失小姐之窈窕賢淑耳。今已冒罪成婚，若再貪琴瑟之樂，而竟效于飛，則是置父母為贅旒矣。豈孝子之所為哉？故我今夕欲求小姐念夫妻之情，天長地久，不在一時，且暫須更容歸告父母。然後朝暮樂於陽臺，未為晚也。庶可不孝之中，尚留孝之一線。不知小姐肯念我之旣情，而相憐慨，旣否？原來即君有此旣情，妾與即君既

已許結同心則郎君之既情即妾之既情有何不念但妾念郎君也須念妾幸小姐大喜道小姐念我全我之孝我念小姐包管小姐終身之弟如不相念有如嫩日二人說得同心合意方纔睡去正是

鴛鴦但容交頸睡

花枝只可並肩看

巫山巫峽閉雲雨

未許輕貪一物歡

到了天明起來兩相視而笑大家梳洗畢便同出房拜謝丈人文母拜完復回房中說笑十分親愛旁人看見決不道他尚未破瓜幸小姐說了一会便走到書房來見秋蕙說知昨夜之事秋蕙道小姐既許他回去成親則毛小姐自恁要幫助小姐來他父母遣癸小姐回去了如今小姐須要好安慰毛小姐為妙幸小姐道你說得是遂朝夕溫之存之與毛小姐在圍房中頑耍不題却說廉清被三四同胞終日

你請我邀日在醉鄉不知不覺已到二月初八日廉清正打點入城進場不期三四個幸人又獲酒餉到廉清下處說道進城尚早城裡小下處人多鬧炒未免等得心焦我們且在此暢飲一巡待到傍晚大家同去也不遲廉清見他們也要進場只得同飲不期有心策計無心便你猜我豁這個輸了那個又來說得有趣廉清是豪爽之人被他們甜言蜜語說得快活酒到就乾直喫得如罌吏卸一般竟醉倒玉無連人事俱不知矣衆人見他醉倒得計便一齊搬下他進城入場去了原來這幾個幸人的家人也將廉家之人灌醉只有一個老家

人喫不多醒來見廉清醉倒不見衆人又看天色已夜心下着急把廉清亂推亂叫道相公不好了天色已夜城門已關相公入不得場了廉清在醉夢中却喜得心還明白聽見家人叫喚連忙掙醒問道他們

可曾去麼家人道他們只顧自己入城去了廉清又問此時是甚麼時候了家人道已起更了廉清大怒道原來這幾個畜生是捉弄害我此時酒都急醒又說道你快隨我去叫開城門家人就將場中所用之物帶在身邊二人趕到城下見城門已關有無數軍兵提鈴喝號的把守廉清急得沒法家人道這城門比不得我孝感縣的城門任是半夜叫開還是是京城多少軍兵把守如何叫得相公只好回去罷廉清也沒奈何恨就回忽見前面一陣燈籠火把而來廉清遠望去見寫有察院二字心中大喜忙對家人道這官府必定進城我今只得見机而進你不可隨我只看我進了城你便回去便在家入手中接過場中所用之物藏在身邊躲在人家簷前黑處不一時官府轎仔過去廉清乘空跟在轎後隨着衙役走到城下守城軍即便開門轎仔進城廉清

混在衙役中一闖而入守城軍見了廉清認做是門子便不查開衙役亦不曉得背後有人跟來家人見廉清進了城歡喜而回未知廉清人丁城中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冷眼迷惑不識舊人 熱心得弊立救大禍

詞曰顛倒思中往來心上何曾放下他模樣只因想不到衣冠誰是誰非誰打帳○禍每無端情多不諒正人常受好人謗虧他識破惡行熾方終吹息風和浪 右調踏莎行

却說廉清遇着察院入城遂悄悄混了進城你道這察院是誰原來就是毛羽他奉旨在外散給軍糧時進城甚遲故先着衙役知會守城軍故一到即開誰知廉清湊巧進了城心總放下走到貢院見紛紛奔子俱在那裡所点廉清奔上前去正是点到廣東第一名就点着廉清

廉清應名而入。歸到號房。睡下半夜。到了五更時候。接得題目到手。便
交卷。困倦。做去果然。胸中有李筆下有神。早做得七篇完了。時方午未
交卷。出場。家人接着。同回寓所。過了幾日。三場完畢。那幾個奉人。與錢
萬選。正要來取笑廉清。不曾入場。以消前氣。不期有人傳說。他已完過
三場。衆奉人听了。不勝駭異。再着人打听。方知是察院進城。帝進來的。
甚竟沒趣。又恐他中了進士。要來報仇。過了數日。春闈揭曉。廉清又中
了第一名。會元。這四個奉人。皆不得中。只得與錢萬選。又攬轉面皮。俱
備厚禮來賀。廉清也不計較。只淡淡相交而已。到了殿試。天子臨軒。主
試衆進士。一齊構思。閣臣閣卷。取了三名。呈上。聖覽。天子見廉清策中
條對合宜。竟將御筆批中了第一名。狀元。廉清命宣上殿。廉清
承旨俯伏。階前。天子見廉清髮絲弱冠。只好十五六歲。龍顏大喜。因問

道。朕觀卿策中。簡練詳明。只道是個老成之士。不意尚在髫年。李力克
足。真可喜可愛。不知卿所李何書。而李問至此。廉清奏道。臣所讀之書。
仍是人世所讀之書。但李問之理。則各有所取。臣非李問異人。安應陛
下之泰運而生。故遭逢陛下之天鑒。而賜臣狀元。臣當鞠躬盡瘁。以報
萬一。天子听了大喜。遂諭近臣道。廉清乃朕得意門生。迎送不可照舊
例。須加厚。以副朕懷。廉清謝恩畢。簪花披綵。退出朝門。早有府縣奉旨。
將執事鼓樂彩旂。打点的齊了。整日。倍於往日。廉清十分榮耀。騎了紅
纓白馬。奉勅游街三日。無人不道。廉清年少從來未有便個。垂涎有貽贅
為婿之意。廉清曉得。恐生事端。便連夜着人刻了序齒錄。填了元配李
氏。自此無是無非。在京榮耀不題。却說幸尚書。打發廉清起身之後。差
人各處搜尋。並無踪跡。因而想道。就是小姐短見。却又同秋喜出門。豈

有二人同死之理。必是有人收留藏匿。不出。又着家人四下細尋訪。不好說尋小姐。只說幸府不見了。使女秋蕙。又尋訪了多時。終無影響。幸尚書只是埋怨夫人。倏忽過了殘年。又不覓春光。迺半幸尚書。與六人想起小姐不見。倘廉清回來要娶。却將甚麼人還他。豈不見大苦之事。夫妻正在愁苦。忽家人忙來報道。外面報人報說廉相公中了會元。清老爺出去打發。二人听了。又喜又苦。喜得是女婿成名。苦的是女兒不知下落。却又沒奈何。只得出來打發報人。過了半月。早又報到廉清中了狀元。這番熱鬧。比前大不相同。一時府官縣官。以及合省官員。俱到幸尚書門上賀喜。幸尚書便終日迎送官府。以及親戚朋友。忙亂不了。自不必說。再說幸小姐。一時高興。與毛小姐成親。只想自可送歸不期。因循耽閣。不能回去。日間不敢十分。與小燕親近交口。恐他看出破綻。只得坐在書氣閣。一日同秋蕙出街閑走。游賞散心。二人走到長安街上。忽見一個官長騎馬。喝道而來。二人躲在旁邊。不一時馬到面前。二人將他一看。只見這官長年紀甚幼。一頂紗帽。並蓋垂肩的披髮。一發襯得面如傅粉。分外好看。那官長在馬上。也將他二人一看。就過去。了。幸小姐見了。大驚。對秋蕙道。這位官員。到像廉郎的面龐。莫非就是他。秋蕙笑道。廉相公身在家中。離得不上一年。怎得就会做官。還是面貌相同。小姐不必猜疑。幸小姐听了。點頭道。是因問人。說是新科狀元。二人听了一發釋疑。而歸。正是。

眉目分明是舊人

衣冠改換轉疑新

貧窮富貴時時換

何處何時去認真

二人回到街中。幸小姐隨步走入毛羽的書房來。見棹上推着許多來。

往的多帖便隨手翻看忽揭着一個全柬見上寫年家晚生廉清頓首拜九個大字看完喫驚道這又是奇事了方纔這官長面貌與廉即相同或者相像有之怎麼又有同名同姓之人來拜又不知這是何等樣人我如今去問那假丈人就明白了遂走出書房剛欲入內忽聽見一片嚷亂衆家人紛紛奔走幸小姐喫了一驚忙問何事家人道老爺不好了說完如飛走出幸小姐大驚忙走入內看見夫人与小姐哭做一團連忙問道岳母与小姐為何悲泣毛夫人見幸公子來問停哭說道賢婿呀你丈人被人出首減扣軍糧奉旨拿問已送三法司審問去了各是審坏性命必然難保說罷大哭幸小姐听了也哭起來哭了半晌幸小姐只得寬慰道如今事已如此岳母亦不必過悲必須着人在衙門前料理要緊夫人听了遂着人去打听不一時家人來以道問官今

田有事只將老爺送入獄中候審了因此一家大小驚惶不題你道毛羽這官清正為甚犯起法來原來毛羽當時做理刑時有一衛家姓胡名賴毛羽訪知過惡多端要拿他處死不期他先曉得了便連夜逃入京中投在大衙門內効力心中怀恨毛羽捏造款頭將毛羽削職回家今又見毛羽做了御史怀恨未消每要害毛羽無隙可乘恰好一日兵部差毛羽在城外給散軍糧也就歡喜暗出同几个兵丁說毛羽減糧肥己遂連名出首在兵部見是首告軍糧重事便清旨拿毛羽着三法司審問這日校尉奉旨去拿毛羽出了衙門恰遇着廉清廉清問衙役道這官犯甚麼事衙役稟道這是毛御史前二月初八日奉兵部差委在城外給散軍糧有人告首在部說他減尅肥己兵部奉清拿他去審問廉清道你可知出首人是誰衙役道小的不知廉清听了

暗想道原來這御史是帶我進城的我今得第身榮皆是他之賜豈可
忘了必湏設個法兒救他出來才好我方纔見他行動不似個貪婪之
輩其中必有委曲只不知告發的是何人想了半晌忽想道我有主意
了。我今只消在兵部衙門前留心訪問便知詳細到了次日廉清換了巾
服書生打扮只帶一家人跟隨悄悄走到兵部衙門前閉走一連走了
兩日這日走到一個僻靜小巷見有個酒店廉清一時口渴便走入店
中坐在飲酒忽見三四個軍丁同着一個人來喫酒就在廉清對面坐
下這些人喫酒高興喫到半晌忽有一個說道毛羽這事不向斬罪也
要問充軍又有一個道偏生這几日問官有事無暇審問不然也結局
了。又有一個道大約在明後日結局只是臨審時要借重列位一口咬
定明日事完弟自然重謝衆人道知己弟兄何必言謝說完呼盧暢飲

廉清折了便起身走出悄悄對家人道這喫酒的人你留心看着家人
公意廉清一氣走到巡城王御史衙前擊鼓守門人問道小相公有何
急事廉清道我是今科狀元有急事要見你老翁可速去稟明守門人
連忙入內去稟王御史聞知即時出來迎接廉清正要叙禮廉清忙止
住道且不暇及此晚弟今有一事要借重老先生便將毛羽為小人設
隔有屈無伸今日晚弟私行適於酒店中遇着毛公仇人合計中害現
在酒店中乞若先生念及同寅火速差人同晚弟協拿質問則毛公之
冤可立伸矣王御史道原來如此隨即點二十名番兒手跟廉清搶入
店中將這班喫酒人個個細縛衆人分辨廉清喝令押着一齊到三法
司衙門來廉清着人通報法司即出接見廉清遂將這些人在酒店中
相議暗害毛羽細細說明法司听了大怒立判將五人夾打那四個兵

丁方招出是胡賴，叫小人出首。毛老爺與小人無干。胡賴見說出真情，知不能脫，只得實說。道：小人當初原是毛老爺書吏，只因有仇，希圖報復，陷害是實。遂將昔年之事說出。法司審明，是胡賴挾仇排陷。毛羽大官遂將胡賴反坐處斬，其餘問軍行文覆部。兵部即時請旨赦毛羽出獄。原官供職。廉清見閹官審明，救了毛羽，不勝快活，便辭法司而去。旨意報入獄中。毛羽竟不曉是何緣故，驚喜，出了獄門，早有本衙差迎接，到衙中。夫人小姐并幸公子接見，不勝歡喜。毛羽着人排設香案，望闕謝恩。到了次早，同衙門御史皆來賀喜。毛羽逐一拜謝。王御史道：老寅翁可知今日之冤，是何人辨白？毛羽道：是當事精明，并蒙聖上鴻恩。王御史笑道：原來老寅翁尚未知這人用情之始末。毛羽听了，忙問用情者，乃是何人。王御史遂將廉狀元私行察奸，會同協拿，并

法司審明，請旨定奪之事，細細說了一遍。毛羽听了，驚動道：小弟老無辜，竟與廉狀元竟被胡賴致死矣。因再三感謝。眾御史辭歸。毛羽隨即來拜謝廉狀元。到了門上，門上人說道：狀元老爺召入內廷，奉回。王羽只得留下名帖，道：你與我多謝。拜謝狀元老爺說我老爺自己已死獄中，不意釋放，皆是狀元老爺之力。則我老爺餘生，皆狀元老爺之賜矣。我明早再來面謝矣。門上應諾。毛羽歸衙，便細細與夫人小姐幸公子說了一遍。夫人小姐听了，又驚又喜，道：不意小人有此毒手。廉狀元之恩，可謂厚矣。至矣。只願他世世為官。幸小姐听了，忙問道：廉狀元是

何處人。與岳父有何相知。毛羽道：廉狀元是與我同縣鴻漸村人。姓廉名清。今纔十六歲。他天性聰明，竟不曾考試。虧宗師大收入場中。了解元。進京又中會元。今又殿了狀元。天子見他年幼，奇才，寵眷日隆。常

蕭他入宮賜宴娘也甚歡喜他聖上見他館中寂寞賜他宮女服事他戶息辭說有妻在家未娶不久就欲辭朝歸娶我看他序齒錄上填註妻幸氏我想我縣中姓幸者只有賢壻一家不知這幸氏又是誰人之女却有這般造化嫁他幸小姐听了心中驚喜非常只得說道小壻自幼不出隊庭族中之女亦多實不曉的是何人之女毛羽又說道若說起這廉狀元今日連中三元實有一段因果在內我今細細想來還是我成就他幸小姐道他有甚因果岳父又為何能成就他毛羽便將廉小村向年覓地葬母送他之事細細說了一遍故此蔭下這廉清得中三元豈不是我成就他只是我在家中從不曾有人說他兒子會讀書真是奇事幸小姐听了這些納故果是他丈夫廉清心中十分快活却不敢現於顏色只得說道他今救了岳父也要靠做報恩了講完心中沒法起來便來尋秋萼相量不知如何商量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終

所
圖
書
館
藏

